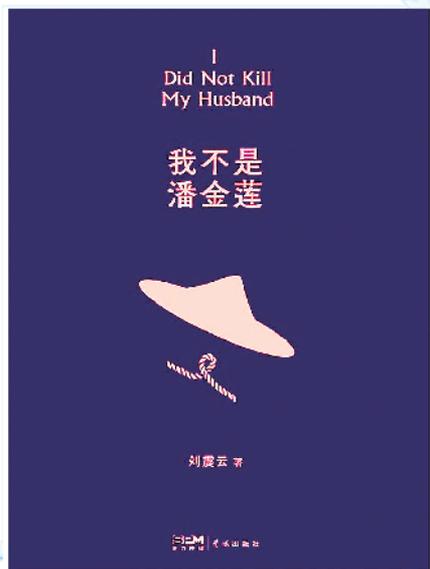


·读书随想·

不是潘金莲的李雪莲只是一个盲窗

——对刘震云小说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理解

◇南岸



《我不是潘金莲》
刘震云 著

处，取出一本书，才说道：“那本书没有。不过有一本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。”我接过书，连忙道谢。走远些，不断回头看他，发现他始终没看我一眼。

这个人令我佩服！他知道我要找的是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。

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到手了，一口气读完。读完我却发现不对，乱了，乱套了！首先，这书名就错了，不该是《我不是潘金莲》，应该叫《严肃》！叫《严肃》是对的，叫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是错的。其次，百度上所有对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评论都错了，错在都拿不是潘金莲的李雪莲说事儿，就看到了一片叶子，没瞅到大树。更乱的是，拿着一片叶子，冯小刚还把这片叶子拍成了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。

这些人，没把这本书读完，只看了个序言！不是潘金莲的李雪莲的整个故事，只是这本书的一小部分：序言。正文在后头！尽管这本书的序言部分占了269页，而正文部分才18页。18页虽少，分量却重，远远超过了前面的269页。

刘震云把93.728%的页面给了序言，他是有目的的。他是在287页的幅面上列了一个算式。269页的序言只是求证的过程，甚至他如果高兴的话，还可以把269页扩大无数倍，但求证的结果只需要18页就够了。

我想到了维克多·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。《悲惨世界》全书1495页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，其实前60页《一个正直的人》已经把话说尽了，而后面的1435页冉阿让的故事，实际上是一个例证。在这一点上，刘震云的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与维克多·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异曲同工。

这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：盲窗。

盲窗是一种假窗，但也不假。说它“假”，是相对于窗的本质而言；说它“不假”，是因为它是一种客观实在。盲窗，是一种既不通风也不透光的窗洞。它在墙体上只起装饰作用，不具备通透性，因而不具采光、通风等作用，但具有窗的外观形状，有玲珑的窗框，还有漂亮的花棂、丰富的图案等，大多位于院墙的内侧墙面上。

盲窗还能够增强建筑的隐秘性和神秘感，从而使建筑更具文化内涵和历史沉淀感，这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特征。现在的建筑物很难再见到盲窗了。我小时候家里盖的房子是土坯墙，窗棂都是木头的。屋内后墙上本该有窗的地方却没有窗，而是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洞。这个洞其实也不能称作洞，因为它是不通的。现在的年轻人理解起来可能很费劲，其实它就是博物架的一个方框，只不过这个方框在墙上凹进去的，是动手挖出来的。建筑学理论上说盲窗只起装饰作用，事实上盲窗的窗台上常常放置煤油灯或者吃的馍或者针线什么的，还真起到了博物架的作用。我童年时期，爷爷是生产队的饲养员，晚上我常常跟着他睡在生产队的牲口屋里，牲口屋里也有盲窗。这个被称作盲窗的构件，我已经忘记几十年了，而且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叫盲窗。去年我读彼得·汉德克的作品，其中有大量的“盲窗”的运用，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，以至于读来感觉晦涩。

盲窗这一构件运用到文学创作上，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手段。

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序言部分和正文部分，看起来在逻辑上毫无联系，但透过具象深入到本质，就会看到在逻辑上的紧密关联。意象中的东西只可意会无法言传，没办法只能用具象上另外的元素传达，这就导致了作品的晦涩难懂。

“盲窗”在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中的运用，刘震云做到了极致，以至于绝大多数人没有看懂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。

刘震云说过一番话：“与现实太像的文学作品没有价值，人们直接到现实中看就好了。而特别好的文学作品是，你要写的是这个阶层，但它一定跟这个阶层的公众看法是不一样的。写作，不是要写自己懂的那部分，懂得的就不用写了，写的是自己不懂的那一部分，试图通过写作接近那个不懂。”

所有拿不是潘金莲的李雪莲说事儿的读者，都没有看懂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。

“盲窗”在文学作品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中的成功应用，显示出刘震云作为一个大作家功力之深厚！

2012年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刚一出版，我就跑去了人民大道购书中心。当年，我在杭州临平。人民大道购书中心的人说这里没有，临平还有个书城，你可以去那里看看。我一路打听，七转八拐、走街串巷找到了这个比人民大道购书中心规模还要大的书城。一个英俊高大、西装革履、戴着眼镜、打着领带的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，被我瞅到了。透过他的外表和气质，我一眼看出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。我走上前，突然间唐突地来了一句“刘氏幽默”：“找本书，《我不是西门庆》。”他缓缓抬起头，没有扭身看我，沉默了数秒，领着我走到一

·漫谈诗词·

拂却千年霜 照我诗词光

◇刘逸轩

何谓诗词？

是李白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”的仙气吗？

是贺铸“立谈中，死生同。一诺千金重”的侠义吗？

是秦观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”的哀婉吗？

诗词之美，千变万化。也许，诗词是上述古代名家的才华横溢；抑或，它是吾辈时代青年的薪火相传。拂却千年霜，且行且歌且传承；照我诗词光，有云有月有远方。

吟诗填词，是古人真性情的流露；品诗咏词，是我们同他们心灵的漫步。品诗词，才会明白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李青莲，内心暗藏着“已将书剑许明时”的期许；品诗词，才会理解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”的苏东坡，也有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的孤独；品诗词，才会知晓“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”的姜白石，亦有“念桥边

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”的悲慨……

品读诗词，才能让我们与古人“若合一契”，体会古人当年心境、曾经风采。

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一季和第二季导演颜芳说：“中华经典诗词总在一个瞬间直抵人心，又润物无声。”正是这份无言又震撼的美，让代代骚人墨客，纵洒泪泣血，也要护字珠玑。我们怎可不效无数有名或无迹的墨客，挥千秋瑰宝、华夏真传？

也许，拂却诗词千年风尘的最好方式，是让它们在今朝重获新生。苏州姑娘苏立言，设计的每一件旗袍都来自古典诗词。穿着她的“绿竹猗猗”，会禁不住猜想：千年前的睢园、彭泽，诗意是否也如这竹满园？诗意栖居，并不在于刻意地求“数量”、要“效果”，不是急功近利地一气背诵、囫圇吞枣，它只是某个慵懒的冬日，叹一声“晚来天欲雪”，只是某个不期的雨天，洒脱道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……

那么，何谓诗词？



它是天上月，亦是地上根；它是文人骨，也是中国魂；它是桃李春风古豪杰，也是江湖夜雨此间人。它经千年霜满面，正待我辈拂旧尘。